

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 犯罪浪漫主义代表作

麦格雷探案集

Le chien jaune

黄狗

(法国) 乔治·西姆农 著

寒 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45

Le chien jaune

黄狗

(法国) 乔治·西姆农 著

寒 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狗 / (比) 西姆农(Simenon, G.) 著; 寒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12
(麦格雷探案集)
ISBN 978-7-5447-0160-0

I. 黄... II. ①西... ②寒... III. 侦探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2973号

Le Chien jaune by Georges Simenon
Copyright ©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6-56 号

书 名	黄狗
作 者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译 者	寒 哨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Fayard, 193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2
字 数	88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60-0
定 价	1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乔治·西姆农的名声多半要归功于他的麦格雷探案集，在此人物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西姆农写给他的笔下人物麦格雷探长一封生日贺信，全文如下：

洛桑，1979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麦格雷：

我今天给您写信，您可能会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分别已有七年之久。

差不多在50年前的今天，我们在荷兰的戴尔菲西相识。那时您大约45岁，我26岁。您可以不随岁月的流逝而变老，而在我们几十年交往的最后日子，您才53岁，因为那时有规定，警察服役不得超过55岁，就算您是探长也不得破例。

现在您多大年纪，我不太清楚，因为您有不用变老的特权。而我，我已年高，垂垂老矣，76岁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鲁瓦尔河畔莫镇上的小房子里，也不知道您是否还经常去钓鱼。您还经常戴着那顶宽檐的草帽在花园里干活吗？您的夫人还会在您干活的时候为您准备可口精致的饭菜吗？您还喜欢时不时地去趟咖啡馆打打牌，就像我喜欢的那样？

现在我们俩可能都已退休了，我希望我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起分享生活里的小喜悦：早晨的一缕清风，或者那份好奇心，观察自然和我们周围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我要衷心祝福您和您的夫人生日快乐。请告诉您的夫人，她的菜谱在全世界都找到了知音，不管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她们都会像您的夫人那样在红酒焖鸡里滴上几滴阿尔萨斯黑刺李酒。

谈起你的继任，亲爱的麦格雷，那倒有好几个，他们模仿您的步伐，您的衣着。有的甚至在您退休后写了回忆录，书尾签上大名：“又名麦格雷探长”。

您，亲爱的麦格雷，完全配得上这个荣誉。我想真心地拥抱您和您的夫人，特别是您的夫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人在羡慕她，又有多少男人想拥有像她这样的女人。现在甚至有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在电视里扮演她，同一个节目里也有一个日本男人扮演您，我亲爱的麦格雷。

您诚挚的

乔治·西姆农

富有人情味的侦探小说(代译序)

吴岳添

法国
人读到的第
一部侦探小
说,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
《莫格街凶杀案》。1846年
6月11日,它被一个匿名
者改写后刊登在《日报》上,引起了读者的兴
趣,法国的侦探小说于是应运而生。在爱伦·
坡的影响下,埃米尔·加波里奥(1835—
1873)写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例如《巴黎的奴隶》(1868)和
《脖子上的绞索》(1873)等,比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
案要早得多,因此被誉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不过侦探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



1905年到1939年,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创作了二十二卷关于亚森·罗平探案的故事,侠盗亚森·罗平因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侦探。而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则是乔治·西姆农,他不仅作品最多、影响最大,而且真正使法国的侦探小说走向了世界。

乔治·西姆农(1903.2.13—1989.9.4)生于比利时的列日,父亲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从小就立志创作,十六岁就成为《列日日报》的记者,报道该城的社会新闻,写些幽默的短评。他十八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乔治·西姆农为笔名的《在拱桥上,列日故事》。他于1922年来到巴黎定居,开始写作以色情、暴力和犯罪为题材的连载小说,从1923年到1933年的十年间,共发表了将近两百部小说、一千多个故事和大量文章。他靠稿费摆脱了贫困,还买了一艘汽艇在欧洲漫游。他酷爱体育,喜欢骑马、骑自行车和拳击,乐于到世界各地去冒险。

1929年,西姆农创作了小说《拉脱维亚人彼得》,写麦格雷探长潜入乞丐群中,去追寻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的故事。由于他当时正在荷兰,就把麦格雷的出生地安排在荷兰的戴尔菲西村。1931年,他首次用真名发表了这部小说,同年发表的《黄狗》(1931)和《十字街头之夜》(1931),也都是以麦格雷为主人公的。他笔下的麦格雷是个头戴圆顶礼帽、抽着烟斗的胖子,外表似乎有点迟钝,其实是个冷静沉着的侦探,不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富有人情味,因此,他开始登台,便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的警察局长克萨维埃·吉夏尔喜欢西姆农的小说,给了他许多侦探技术



方面的指导,还让他和警察们一起破案,参与逮捕和审讯,从而使他的小说写得愈来愈真实,愈来愈生动。

从1945年到1955年,西姆农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后回到法国,从1959年起定居于瑞士洛桑。他每年都要出版三四部关于麦格雷的小说,例如《麦格雷的烟斗》(1947)、《麦格雷和无头尸》(1965)等。1968年,他在《麦格雷及其死亡》里结束了这位探长的侦探生涯,并在出版最后一部小说《麦格雷和夏尔先生》(1972)之后宣布停止创作。这时,他创作的关于麦格雷的小说共有七十二部之多,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各国上演,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戴尔菲西村甚至因此在1966年为这个虚构的探长竖立了一座雕像。

除了麦格雷探案的系列小说之外,从《阿尔萨斯驿站》(1931)到《无辜者》(1972),四十年间,西姆农也写过多达一百一十部犯罪心理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看火车驶过的男人》(1938)、《屋子里的陌生人》(1940)、《曼哈顿的三个房间》(1946)、《致法官的信》(1947)、《白雪污痕》(1948)等,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侦探小说,但也同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西姆农的探案小说着重描写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也不是案情的恐怖或侦探的过程,而是处于危机境遇里的平民百姓,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和造成罪行的社会环境,他们通常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其实,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都有可能犯下这类罪行。正因如此,麦格雷探长探案过程,不仅是为了发现凶手及其使用的手段,更是要感受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因此,他经常有意无意地



让凶手跑掉,正是出于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和怜悯。

为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西姆农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更经常到小酒吧去听顾客们闲谈。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以及他所了解的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他力图通过复杂曲折的案情去探索人性,显示出普通人的良知,这样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风格。

西姆农于195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比利时人,所以没有加入美国或法国国籍。他一生用过十七个笔名,写过三百多部作品,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纪德早在1939年就说过:“我把西姆农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许是当今的法国文学中我们确实拥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如今,他的小说精选集已经被伽里玛出版社收入了《七星丛书》,标志着他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经典作家之列。

这套丛书(第一辑)收入了西姆农的八部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黄狗》和《十字街头之夜》之外,还有《她是谁杀的》、《麦格雷与夏尔先生》、《酒吧悲情录》、《天命号马夫》、《人头重案》和《窗上人影》等,都是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

西姆农笔下的麦格雷,不仅是擅长推理破案的福尔摩斯,也有别于侠盗亚森·罗平,他首先要做的是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忏悔师,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西姆农的作品才会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录

- I 一条流浪狼狗 /1
- II 穿拖鞋的博士 /14
- III 《贡加尔诺市充满恐惧》 /27
- IV 一团乱麻 /42
- V 古堡幽灵 /56
- VI 一个懦夫 /69
- VII 烛光下的情侣 /81
- VIII X /96
- IX 贝壳盒 /109
- X 美丽爱玛号 /123
- XI 恐惧 /134





一条流浪狗

1 一条流浪狗

11月7日,星期五。贡加尔诺市^①已夜深人静。从老城的城墙上依稀可以看见夜光大钟已指向十点五十五分。

潮水汹涌,自西南面而至的暴风雨使停泊在港口的船只碰来撞去,乒乓作响。城里的大街小巷狂风扫荡,纸张贴着地面乱舞。

荆棘码头一片黑暗,家家户户大门紧锁,人们都睡下了。只有在广场与码头拐角上海军上将大酒店的三扇窗户仍灯火通明,依稀可见有人影在晃动。海关门卫待在不到百米远处的岗亭里带着忌羡的目光,看着这些在咖啡厅逗留

① 法国费尼斯代尔大区的首府,海港城市,旅游胜地。



的人们。

在他的对面，一艘海船下午就进入港湾抛锚了。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船上的滑轮铿锵作响，三角帆没有收紧，迎风发出咔咔的声响。海浪扑岸，一阵又一阵，大钟的指针刷刷在走，快要指向十一点了。

海军上将大酒店的大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隔着门，仍与在里面的几个人说了几句话。暴风雨吹打着他，掀起他大衣的下摆，吹落他的圆顶礼帽，他赶紧把帽子捂住，边走边按住帽子。

即便在远处看，仍可感觉到他喝得多了点，走路摇摇晃晃的，哼着小调。门卫目随着他，看见那人伸头想点燃一支雪茄时，不禁笑了。醉鬼大衣的下摆掀动，帽子没捂住，掉落在人行道上，这幅景象确实挺滑稽的。他点了十次烟也没点着。

原先戴着圆顶礼帽的人找到了一个有两级台阶的门廊，走进去，倾下上身点雪茄。一束火光刹那抖动一下，抽烟的人摇晃着身子，抓住了门上的把手。

难道门卫没有听见暴雨之外传出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声响吗？起先，他看见夜行者摇摇晃晃地行走，又往后退了好几步，醉得直不起腰，感到很可笑。

后来那人躺在街沿上，脑袋浸在流淌的污水中。门卫的双手在腰身上不停地扑击取暖，三角帆索的咔咔声让他心烦意乱，他不无幽默地盯着那玩意儿看。

一分钟过去了，接着又是两分钟。他又瞥了醉汉一眼，只见他纹丝不动。这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条狗，在那人的



身上嗅。

“直到那时，我才感到出了什么事情。”在随后开展的调查时门卫这样说道。

后来究竟有哪些过往行人看见这个场面，按照精确的时间表是很难确认的。当时门卫向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走去，因有那条恶狠狠的大黄狗在他的身边，反倒胆大些了。八米开外有一盏路灯。起初，门卫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后来他发现醉鬼的大衣上有一个洞，从洞口淌出粘乎乎的液体。

于是他跑步奔进海军上将大酒店，咖啡厅几乎没什么客人了。一个侍女靠在收银台上。两个男人坐在一张大理石小餐桌前，上身后仰，双腿支在前面。

“快！……一件凶杀案……我也说不清……”

门卫转回大厅，黄狗跟随其后，在侍女的脚跟前躺下。

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和恐慌。

不一会儿，这三个人都倾身察看那个在原地没动的人。警局就在市政府内，离那儿不远。门卫按捺不住了，他向市府跑去，使劲按一个医生的门铃。

这个场面让他回不过气来，他老是重复那几句话：

“他像一个醉鬼似的向后踉跄了几步，起码走了三步……”

五个人……六个……七个……四周不少窗户开启了一点，传来一阵阵絮絮声……

医生单膝跪在泥地上，说道：

“对着他的肚子开了一枪……要立即动手术……赶快



向医院打电话……”

在场的人都认识伤者，他叫莫斯塔根先生，贡加尔诺市最大的葡萄酒批发商，一个胖墩墩的老好人，朋友很多。

两个穿制服的警员，其中一个还没戴警帽，都不知道从哪儿着手调查。

这时，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他是勒鲍姆雷先生，其他人从他的言谈举止很快便能猜出他是一个知名人士。

“我们与塞尔维埃尔和米苏博士一起在海军上将大酒店的咖啡厅打了一副牌，博士先走，约半小时之前吧……莫斯塔根惧内，十一点钟光景离开我们……”

这无疑是一出颇为滑稽的悲剧。大家都静静听着勒鲍姆雷先生说话，一时间竟把伤者忘了。这时，他睁开眼睛，试图站起来，咕嘟了几句，声音是那么柔和、动听，竟引得侍女笑出声来：

“怎么回事？……”

他一阵痉挛，嘴唇牵动几下。他的脸上肌肉紧绷绷的，医生在一边准备针筒打针。

黄狗在人们之间转悠。忽然有人惊呼道：

“您认识这条狗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狗……”

“肯定是哪条船上的狗……”

从这个案件的背景看，这条狗似有可疑之处。也许问题出在它那脏兮兮的黄颜色？它既高又瘦，脑袋大大的，仿佛是德国猎犬或是看门犬。

在这群人五米开外，警察在询问门卫，因为他是这个事



件唯一的见证人。

大家去察看那个有两级台阶的门廊。这是一个世家的豪宅,所有的百叶窗都紧闭着。在大门的右首,张贴了一张由知名人士签署公告,声称在11月18日公开出售这栋住宅:

售价:8万法郎……

一个警察折腾半天也没能把门锁撬开,还是邻近的车库老板用一把螺丝刀把门打开了。

救护车到了。人们把莫斯塔根先生抬到担架上。好奇的人也得不到其他什么信息,都纷纷探究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

豪宅已有一年多没有住人了。屋内的走廊上有浓浓的火药味和烟草味。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可以看见地砖上有香烟灰和泥迹,说明有某个人曾在里面逗留了很长时间。

一个居民,睡衣上仅仅披了一件外套,对他的妻子说:

“走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明天在报上可以了解情况……塞尔维埃尔先生在场……”

塞尔维埃尔的个子矮矮胖胖的,穿着一件灰黄色的短大衣,曾与勒鲍姆雷先生在海军上将大酒店待在一起。他是《布莱斯特灯塔报》的编辑,每星期出一期幽默专栏。

他在笔记上写着,向两个警察发出像命令似的指示。

开向走廊的门都关着,只有顶头通往花园的那道门开着。花园的围墙仅有一米五的高度。墙外是一条小巷,通往荆棘码头。



“凶手是从这里逃跑的！”让·塞尔维埃尔说道。

直到次日，麦格雷才多多少少得知这个事件的大概经过。一个月以来，他被派到海那^①警察机动队帮忙，因为那里有些部门要重组。这时，他接到贡加尔诺市市长的紧急电话。

于是他在勒洛伊的陪同下迅速来到该市。勒洛伊是一个探员，麦格雷从未与他合作过。

暴风雨没有停止。在阵阵狂风劲吹下，城市上空浓云密布，冰冷的雨水哗哗落下。没有船只出港；传来消息说，葛莱南沿岸^②能见度太低了。

麦格雷自然在海军上将大酒店下榻啦，这是该城的一家最好的酒店嘛。时针正指午后五点，当他来到咖啡厅时，夜色刚刚降临。长长的大厅暗淡无光，灰色的地板上铺上了细细的防滑木屑，大理石餐桌点缀其中，绿色的玻璃窗更使大厅蒙上了凄凉的色调。

有几张餐桌已被占用。不过一眼便能看出是有关人士占用的那张小桌，在座的人一个个神色庄重，而其他桌子上的人则都在洗耳恭听。

有个人在那张桌子边站起来，他的脸像洋娃娃似的，眼睛圆圆的，面带微笑。他说道：

“是麦格雷探长吗？……我的朋友、市长先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经常听人说起您……请允许自我介绍……让·

① 法国布列塔尼大区首府。

② 该城海岸线上的一个半岛。

塞尔维埃尔……哦！……您是从巴黎来的吗？……我也是！……我长年在蒙马特郊区一个名叫棕色母牛的小酒店做老板……我在《小巴黎人报》、《快报》等报社工作过……您的上司贝尔特朗先生是我的至交，他去年退休去尼埃夫尔^①种大白菜了……可以这么说吧，我已退出社会生活……在《布莱斯特灯塔报》干干，打发时间……”

接着，他又抖动身体，指手划脚地说道：

“请过来，让我向您——介绍我们这张桌子的客人……贡加尔诺市最快乐的最新组合……勒鲍姆雷先生，他对姑娘情有独钟，享有一份丰厚的年金，曾任丹麦副领事……”

那人站起来，向麦格雷伸出手。他的穿着像乡下绅士：花格骑士短裤，漂亮的护腿套一尘不染，雪白的凸纹布胸衣。他那银白色的一行短胡子确实很好看，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容光满面，脸庞中央点缀着一个酒糟鼻。

“非常荣幸，探长……”

让·塞尔维埃尔接着介绍道：

“米苏博士……老议员的公子；他是专开药方的博士，从来不动手术……您会看到，他迟早会卖一块地给您……他拥有贡加尔诺市，也许是整个布尼塔尼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地皮……”

尽管博士还不到三十五岁，但他伸过来的手凉凉的，面如冰霜，鼻子歪斜，棕色的头发已经稀疏。

“请问您喝什么？”

在此期间，勒洛伊探员已经去市府和警局交接去了。

① 巴黎盆地东南面的一个省份，森林面积大，畜牧业发达。



咖啡厅的气氛有些压抑、沉闷,但说不出个究竟。从开启的一道门看去,可以看见侍女们在餐厅忙碌,准备晚餐。

麦格雷的目光落到躺在收银柜前的一条黄狗身上。当他抬起眼睛时,就看见那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个侍女,她身穿黑裙,外套白罩单,容貌平平,然而非常诱人,在整个谈话期间,麦格雷不时地看看她。

再说,每次他转过头时,也发现那个侍女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看。

“莫斯塔根是本地脾气最好的伙计,对老婆怕得要命,倘若他没有送命,我敢发誓这是开了一个要不得玩笑……”

说话的人是让·塞尔维埃尔。此刻,勒鲍姆雷亲切地喊了一声:

“爱玛!”

侍女立即走上前去:

“什么?……您要什么?……”

餐桌上有一些啤酒瓶已经空了。

“是上开胃酒的时候了!”报人说道,“也就是说,该上拜尔努酒了。多上几瓶,爱玛……是吗,探长?”

米苏博士神情专注地看着他袖口上的纽扣。

“谁又会预料到莫斯塔根先生会在门廊上点雪茄呢?”

让·塞尔维埃尔大声说道,“谁也不会料到是吗?勒鲍姆雷和我,我们住在城的另一头!我们是不会走过这幢空荡荡的大宅的!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街上逗留……莫斯塔根不是那种跟人结仇的主儿……他是大家称之为的老好人……他

